

问答 Q&A

Q=生活周刊 A=葛明铭

Q:据说,王小毛的配音不止一个人?

A:是的,有王汝刚、姚勇儿、林锡彪、沈荣海等滑稽演员,有时甚至是我本人配。因为剧团的人会临时有事,得几个人轮流做王小毛。好在不是电视剧,可以换脸。声音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声音所表达的人类的性格,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比如诙谐幽默、憨厚老实,又都讲苏北上海话,所以还好。

Q:后来《红茶坊》《开心公寓》《老娘舅》等情景喜剧就多起来了,不过现在也都没有了?

A:一开始都还可以,后来就做滥了。为什么电视那么好的传媒工具却没有一档栏目能做25年,活不到10年,甚至5年?一方面是编剧队伍的老化,基本上还是老一批人在写,演员队伍的老化也很严重,上海的情景剧演来演去还是那些人,年轻一辈基本功相差很多。因此做不出新的东西,也就没法出精品。

Q:你说广播的语言文字艺术还是有它的价值在,那你认为怎么才能抵挡住新媒体时代的冲击?

A:要适应互联网+喜剧的时代。我现在正在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合作一部微喜剧,两三分钟,放在手机或楼宇电视上播。王小毛是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微喜剧的人物形象就要时髦点了,有健身教练、漫画家,他们各有各的交通工具,有独轮车、滑板,都是时下流行的元素。



知道多一点 More

王小毛到底该长什么样?

风靡一时的《滑稽王小毛》由于太受欢迎,电台还办了王小毛漫画形象的投票。请来包括馨瑶、沈天呈在内的十几位上海著名漫画家为王小毛造像,画出来的都不一样。8个头像纷纷被登在《解放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广州日报》等报刊的报眼位置上。全国各地来的投票多到难以计数,工作人员直接看8个纸箱里叠的厚度多少,最后选中了《文汇报》漫画家沈天呈画的形象。

我的上海
My Shanghai

稍老一辈的上海人一定对王小毛并不陌生。在那个情景喜剧还没遍地开花的年代,守着收音机听王小毛的故事是每晚的必备节目。王小毛是怎么诞生的?他何以成为了我们听到的那种形象?不得不从王小毛之父葛明铭说起。

文|张晓雯 图|受访者提供



是谁创造了滑稽王小毛?

街道里的文艺青年

20多年前,葛明铭还是一个为一天挣8角钱而摆弄糨糊硬纸板的街道工厂青工。工作不重,葛明铭经常被借调去街道文化站排练、创作节目,快板、说相声、说独角戏、排小组唱、舞蹈……“群众文艺嘛,什么都来。”他自认为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大学期间的文艺汇演也是几乎每年都得奖,专攻相声和独角戏,擅长自编自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文艺青年。

考进上海广播电台戏曲部后,葛明铭开了眼界。北京东路外滩库房里成排成排的节目带子让他觉得像到了一个节目的海洋,新闻、文学、广播剧、戏剧曲艺……种类繁多,好像永远播不完。但没过多久,到了真正做上了编辑,他才发现当时自己想错了。“我在做编排,排时段、几点到几点播什么片子时,发现一些经典的段子,比如姚慕双、侯宝林、马季的节目,没过多久就播完了要重播,每三三四月以后又要轮到。节目记录登记卡上密密麻麻地写着这些,有的都播了五六十遍了。”葛明铭说。

节目的匮乏源于当时录播节目的环境和流程。市场经济时代,电台和电台之间可以以相等时数的节目做交换,北方电台可以提供快板、相声类节目,而南方独有的评弹、滑稽戏、沪剧就没办法换来了。“这一类就只能靠录音,”葛明铭回忆,“把演员请到广播电台来录,有成本的问题,总要支付稿费,而到人家表演的剧场里去录是不要的。不过有时你一剧透,剧团就担心观众不买票看戏了。”种种因素之下,一个念头开始在葛明铭的脑子里形成:我们能不能做一档自己的节目,我来组织创作、组织录音,保证每天有新的内容播出?

《滑稽王小毛》草创时,那段街道青工的经历又萦回在葛明铭的思路中。当时的工作不在大厂房,就在石库门居民区。活不脏不重,百无聊赖等下班之际,总有一位苏北女人的声音在回响:“我不知道她多大年纪,每天中午她都会喊一声,‘小毛哎,吃饭喽……’小毛是她的孙子还是外孙我也不清楚,天天听,印象很深刻。后来我做节目设计人物想名字时,就想起了,就叫王小毛,简单,容易写,不会忘。而且江南地区叫小毛、阿毛的特别多。”

新上海人的原型

如今画漫画、出cosplay、追剧,二次元爱好者们最重视的就是两大方面——人设和世界观。如何创造一个个性鲜明的角色,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框架下,是决定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滑稽王小毛》广播系列小品,在1987年推出时,就已走在时代的尖端了。

“设计人物性格时,就两句话,‘憨厚中透着机灵’,不是蠢的傻的,而是小聪明;‘聪明中不乏淳朴’,不是狡猾的。所有的作品,不论我写的别人写的,翻来覆去都要围绕这两句话。”葛明铭说。例如一出《中奖之谜》,王小毛为体恤妈妈家务辛苦,骗她自己中了头等彩券,买回来彩电、洗衣机、冰箱三大件,一度被真的中奖了的居委干部怀疑,最后“善意的谎言”被揭开。有趣的是,短短故事中,随着事态起伏,邻居从“我从小看着王小毛长大,从小看得出这个孩子好”到“从小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三岁看到老”的“倒戈”,把随风倒、没有原则的小市民心态全刻画出来了。而王小毛的善良、积极向上,偶尔闹点小笑话的不成熟,受到当时观众的一致好评,被赞是有理想、有道德的新好上海人。不到半年,节目收听率已经超过历来最高的990早新闻。

截至2002年底,《滑稽王小毛》已播出了1000多集。2天一集,星期一、三、五是新的节目,二、四、六重播。周日还开了一档栏目和听众互动,叫王小毛信箱,葛明铭身兼导演、编剧、主持人,在故事编写上花的心力是最多的。而聊到这,葛明铭眼里的闪光还是抵挡不住。

“我有一个队伍,大概十几个人,有的是剧团里编独角戏滑稽戏的,有的是业余写故事的作者。有一个月会制度,大家闲聊,聊聊最近什么题材,现在社会上流行什么你就要写什么。”1990年左右有过一阵股票热潮,王小毛的故事里有关老百姓炒股的情节小品就马上创作了20多支。例如夫妻炒股吵架,赢了两个人开心出去吃饭,跌了再吵架……“我写过一个小品,饭店炒菜的大厨就在炒股,证券公司就在对面,看着屏幕炒菜老是炒得一塌糊涂,盐放多或放少了,挺有意思的。”当然,节目中会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不论是电台广播,还是本土沪语文化,葛明铭都经历了它们式微的时代。从前投到电台的观众来信像雪片般多,可现在,甚至连看电视的人都少了。虽然本质上都是快餐文化,但葛明铭还是认为,做广播,是一门特别讲究语言和文字的艺术。